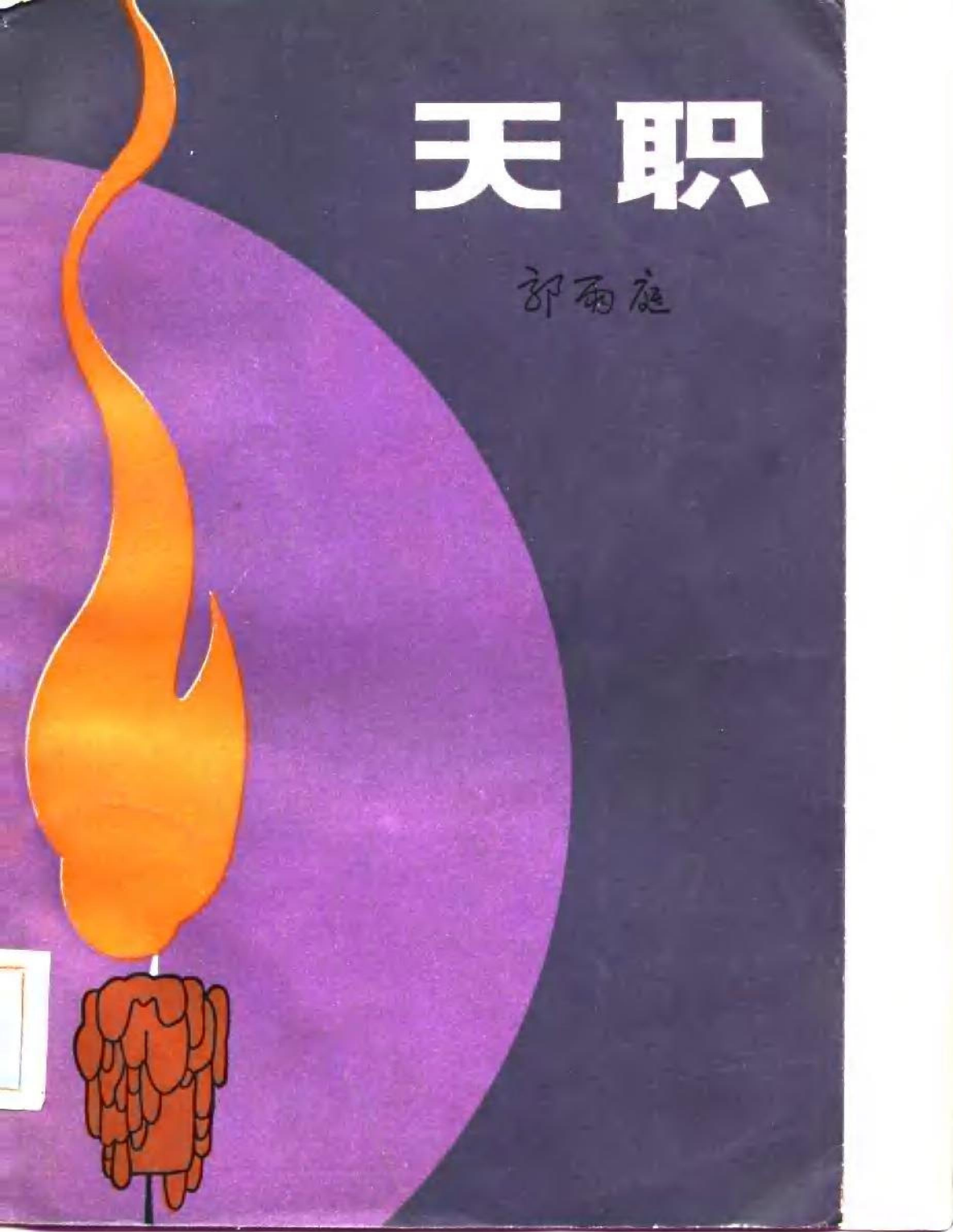


天 职

郭雨庭



天 职
郭 雨 庭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frac{5}{8}$ 印张 11插页376,000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2,550册

统一书号：10091·891 定价：1.8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五十年代后期教育界生活的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嫩江畔金银花大草原上的一所中学里。

小说通过主人公王松林三年(57年秋—60年秋)的教育生涯,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年代我国教育战线复杂的矛盾和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真实地描绘了这一年代的政治生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

正直、善良的王松林在教学工作中显露了超众的才华和能力,赢得了美丽的小学女教师艾敏的纯贞的爱情。这引起了怀着种种个人目的音乐教员(兼校团委总支书记)苏金的妒恨,他把王松林视为“政敌”与“情敌”。于是引起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三个春秋后,苏金青云直上,当上了副校长,而他的心灵却感到孤寂与空虚,因为他所失去的太多了,王松林跌落在苏金的脚下,最后挈妇将雏离开了金银花,而他的心灵却是充实的,因为他收获了那么多丰硕的果实。

小说在刻画人物方面,着重了人物感情和心灵方面的探索。不仅塑造出了尽心教师天职的王松林的形象,同时也塑造出了投机钻营、道德沦丧的苏金的形象。还塑造出了纪文章、艾敏、陈晓之、梁小岩、李大鹏、艾丽、张欣、周季华、艾福昌、李银根、张玉屏等一系列教师、学生、农民的形象。

小说采用远铺垫、多层次的结构方法,故事情节跌宕有致,激动人心。

语言具有古朴、柔婉、冷峻的格调,对表现知识分子的气质和心理十分和谐。



目 次

引 子	(1)
第 一 章	远方来了个大学生(4)
第 二 章	启蒙者的困惑(21)
第 三 章	意切切，雨绵绵(44)
第 四 章	古原秋色(67)
第 五 章	铁蒺藜(89)
第 六 章	秋水如镜(107)
第 七 章	是非之间(129)
第 八 章	金钥匙在哪里(146)
第 九 章	潮汛到来的时候(164)
第 十 章	天涯芳草(189)
第十一章	逐渐加深的裂痕(208)
第十二章	“书迷”的眼泪(226)
第十三章	风波乍起(238)
第十四章	多重奏(252)
第十五章	各有千秋(270)
第十六章	拨动她心灵的琴弦(291)
第十七章	顺风船(307)
第十八章	理想的大纛下(328)
第十九章	犹抱琵琶半遮面(349)

第二十章	垂青一笑值千金	(369)
第二十一章	北雁南飞	(385)
第二十二章	山重水复	(406)
第二十三章	云遮月	(432)
第二十四章	平地风波	(444)
第二十五章	暮霭沉沉	(464)
第二十六章	又是一度秋风劲	(484)

引 子

杨柳村是一个有二百多户人家的大村落，座落在嫩江岸边金银花草原上。同所有穷乡僻壤的人们一样，这里的庄稼人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信条和生活圈子。他们恪守古朴的生活习俗，把人们之间的天然关系看得圣洁而庄严。他们自尊自爱，排斥异端，对异乡人，尤其城里人，怀着本能的猜疑和防范。如果没有强大外力的干预，他们终生都不肯从自己习惯了的生活圈子向外迈一步。他们酷爱土地，旧社会，村子里没有孔庙，没有佛寺，却有唯一的土地庙。他们多半是乐天知足、相信命运的人，只要风调雨顺，衣食得手，老幼平安，他们就十分满足了。

杨柳村人对一切外来事物，即便是伟大、圣洁、革命的事物，也要谨慎小心地观望一番，用自己的“器官”触摸、考查、品味一番，然后确立是否欢迎的态度。这种惯性的力量十分顽强，令人惊异。就说端午节吧，这是杨柳村人重视的节日。但他们不象南国那样吃粽子，赛龙舟，也决不肯将吃食投进江河里去。过节时，他们实实惠惠地吃着鲜美可口的韭菜馅饺子，或香喷喷的荷

包鸡蛋，没有谁来想到纪念战国时代的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有一位小学教员曾向一伙歇息的农民讲起端午节的来历，盛赞屈原的才学，但围听的人们始终显得很淡漠，决不象听“武松杀嫂”来得那么热烈。他们依然如故，节日前，年轻人采回一束束艾蒿，上面挂着各色的纸葫芦，插在门窗之上。纸葫芦象征着喜庆吉祥，艾蒿可以禳灾消祸。然而，艾蒿、纸葫芦与屈原有何相干？屈原平生偏好兰蕙，鄙视蒿艾。

杨柳村人得天独厚。江湾河套，水草丰茂。广袤的金银花大草原，奇迹般地长出形形色色的野草和灌木丛：碱草、三楞草、狼尾巴草、靛靛草、旱柳和醋栗。到处点缀着红彤彤、蓝幽幽、黄灿灿的野花，象闪烁着五彩珍珠的翡翠湖。但杨柳村人是从实用的角度看待这些草木的——做饲料，当柴烧。采撷和赏玩花草的人不是没有，但都是不更事的小孩子。倘若谁家的成年女子采来一束野花拿在手里，或者竟然将一束鲜艳夺目的山丹花插在头上，那一定被视为轻浮孟浪，心怀不轨，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和压迫。即使到了端午节，也只准采艾蒿。它是消灾的利器，功效多样的药物，编织成艾蒿火绳，可以省火柴，驱除蚊虫。

上面所言，乃古风拾零，海边拾贝。尚有荦荦大端者，言不胜言，因与本篇题旨无关，不愿赘述。况且所举事实，不过是笔者于五十年代做为杨柳村一员，目睹身感的点滴琐事，绝不敢以偏概全。自从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刷洗了杨柳村的天地，连峰而至的伟大改革，或许早将杨柳村人的古风陋俗荡涤殆尽。笔者未经调查，不敢妄言。

杨柳村人在关心自己的利益方面，表现出少有的醇厚、坦率和可爱。这从他们对待中学校长纪文章的态度上便见端底。

纪文章是清明时节重返阔别十年的杨柳村的。县人民政府决定在杨柳村东边临江的一片开阔草地上建设第二中学，纪文章调

离了县委宣传部，被任命为基建工程总指挥和未来第二中学校长。

这次他和杨柳村人的关系与十年前不同。那时，他是土改工作队队员，在杨柳村工作过一年。他领着觉悟了的农民们迎八路，闹土改，破迷信，在村子里掀起轩然大波，震撼过每个人的心。那时候，农民们尊敬和爱戴他，仿佛他就是神话传说中带来光明和幸福的信使，是普渡众生的活菩萨。

现在，情况不同了。那些二十岁以上的农民们还都认识他，尊敬他。办一所中学，对杨柳村人无疑是个福音。但它不象土改那样使民情激愤，万头攒动；也不象合作化那样使他们牵肠挂肚，或喜或忧。办一所中学，它的震动力似乎要小得多。

杨柳村人大多是“土地拜物教”的忠实信徒，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能有几人？什么教师、医生、工程师、科学家、技术工人、党政干部，都不是他们尊崇的职业。纪文章也感到，杨柳村人对他的态度发生微妙变化：客气多于亲近，尊敬多于密切。纪文章豁达大度，精明世故，对此并不介意。

纪文章无暇顾及杨柳村人对他的冷暖和亲疏。他整颗心都扑在办学事业上。几个月的奔波和操劳，几个月的风尘和汗水，终于换来可观的成绩：三栋红砖灰瓦建筑的教室，四栋坯垒泥抹的宿舍、食堂，落成了，竣工了。那些使人耳鼓变硬，嗓眼变粗，心肌变厚的吵闹声、敲击声、呼唤声、车轮声和咒骂声，那些迎接不暇的事物，仿佛一瞬间都在眼前消失了。混乱、吵嚷的工地变成了幽雅的校园。周围是一片催人欲睡、带着神秘意味的沉寂。

教育局电话通知：副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的委任令已经下发，克日赴任；调配的二十名教工不日前来报到；二百名新生录取通知书已经发出；……这一切都提醒着纪文章，他已不是什么基建总指挥，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学校长了。

第一章

远方来了个大学生

1

一位身材矮胖，穿蓝哔叽中山装的男子，反剪着手，站在校园里，昂首望天。他年纪约摸四十岁。丰满的圆脸修饰得干干净净，现出专注、关切的神态。他观察事物时，眼神冷静得近于淡漠。农谚说：早看东南，晚看西北。他在观气象。终于，他脸上泛起喜悦的神色，微微笑了，不自禁地自语道：“晴喽，确实晴喽。”天上跑马似的飞过几片薄薄的浮云，太阳高高地升起来。雨霁天晴，接着将是明朗的好天气。他将双手插进裤兜里，喜滋滋地迈着粗壮灵活的短腿，在校园里的草坪上走来走去。

这人便是中学校长纪文章。

他怎么会关心起天气的变化？

昨晚，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他不时地望着外面黑沉沉的天空，脸色阴郁，几乎彻夜未眠。眼下正是教师陆续报到的时候，若是连阴雨下个没完没了，多数教师不能如期报到，岂不打乱了他精心安排的日程表！然而，他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

此刻，他步履轻捷地信步徜徉，兴致勃勃地望着校园里的一切。那灰瓦红砖的教室，那坯垒泥抹的宿舍和食堂，那食堂后边

碧绿的蔬菜地，那里边的萝卜、白菜、菠菜，一夜间又绽出新绿，显示着蓬勃的生机——这一切，对纪文章来说，是多么亲切啊。一砖一瓦，一门一窗，仿佛都是有灵性的，有情感的，都与他的心灵有信息相通。它们都亲近地望着他，仿佛没有他，它们就不会在这个人世间诞生，就没有它们的位置。……

然而现在，纪文章的心思已从关心物转到关心人。有三分之一的教工来报到了。无论是从事多年教育的中年、老年教师，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报到后都给纪文章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锋芒外露的也好，含蓄谨慎的也好，都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要把这所新学校办好的热情。给纪文章印象最深的是从一中主动要求来二中工作的音乐教师苏金，这个热情、聪明、机敏的青年人哟，一到校就领着几个教师将办公室前的两堆垃圾除净，又将门前草坪铲出一百多米见方的一块，将办公室的墙壁粉刷一新……做为党的干部，做为了一校之长，还有比看见他的部下对工作表现出主动进取的精神，表现出主人翁的责任感更高兴的吗？人是最可宝贵的！……

纪文章兴冲冲地走着，眼前闪过多刺的开着淡紫色铃铎花儿的大蓟；闪过挺拔的开着粉红色轮伞花儿的益母；闪过一片片开着深红色和金黄色花朵的野玫瑰和野菊花；还有刚入秋就显得萧索而萎靡的苦艾。……以前，这块草地曾是他散步休憩的“花园”，现在已不再使他感兴趣。因为有一台大“钢琴”已摆在他面前，只要他的十根手指朝键盘按上去，就会演奏出一曲教育新乐章。……

纪文章正喜形于色地走着，思绪联翩地想着，忽然传来清脆的马鞭声和叮哐的辘铃声。四辆装满桌椅板凳的胶轮大马车，龙腾虎跃地开进校园。一个领头的车老板喊：“喂，哪位是纪校长？”

纪校长闻声大步迎上去。

“请查点一下吧。一百套学生桌凳，三十套办公桌椅。连一块油漆皮儿都没蹭破。”

“唔，错不了，错不了。昨天你们是不是让大雨隔到半路了？被雨淋着没有？”

“谁知啥时候得罪了天老爷！去时顶风，回来遭雨。昨晚在查干吐莫村歇的脚。”

“你们辛苦喽。”纪文章的目光突然落在后边那辆车上，问：“哎，那是谁的行李？”

殿后的车老板音容冷冷地说：“哪里光是行李？还有三个大木箱！个个沉得压倒驴！真是怪人，放着客轮不坐，偏偏相中了我们这辆车！”

领头的车老板说：“那是你们有缘！你儿子上中学，让他栽培成个大学生，也是你的造化。再说，一路上你抽了人家几盒烟？”

“烟是烟。我心疼的是马。你看玉石眼出的汗把鞍鞯垫儿都湿透了。那捎脚的也太别扭，坐车不安生，一会儿跳上，一会跑下，路边一棵草一朵花他也采。大城市人，真有闲心！”

领头的车老板一边卸桌凳，一边说：“穿衣戴帽，各好一套。你真是狗咬耗子……”

“他耽误我赶路。等他不是，不等又不是。青儿马刚上套，被他弄得惊惊炸炸。……”殿后老板似乎有说不尽的委屈。

纪文章跷起脚跟望了望车上的行李和箱子：“我说同志，你们问过他的名姓没有？”

“嗯，他的大名么，叫王什么林来着？”

“是不是王松林？”

“噢，对对！王松林——没错。”

“那人呢？”

“到犊狸泡子，他又跳车了。我说：你还有没有个完？他说：

不用等我，我洗个澡，自己能找到学校。——真是怪人！”

领头老板说：“你是东山不识西山货，错把灵芝当蘑菇。你看他那文质彬彬的派头，就是个有学问的人。”

殿后老板只顾吵吵嚷嚷：“接住！行李……接住！箱子……再来两个人啊！”

音乐教员苏金和文学教师陈晓之从办公室跑出来，他们合伙接住一个大木箱。苏金吃力地抽动着嘴角：“哎，缓缓手。什么东西这么沉啊？”

陈晓之说：“总不是黄金。孔夫子搬家——净是书呗。”

纪文章跳上车，拍着殿后车老板的肩头：“远路没轻载哟。昨天遇见你们村支书大胡子李银根，我说：远亲不如近邻，咱们要互相支援。你看，这次你们对我们的支援就不小，拉来了桌椅，又送来位大学生！食堂早预备了饭菜，还买了两瓶酒。卸完车喝两盅，解解乏，消消火。哈哈……”纪文章爽声大笑，校园里回荡着他那金质、诱人、富有传染性的笑声。

殿后老板终于消了气。

三天前，纪文章接到教育局电话：大学物理系毕业生王松林分配到金银花中学。局方介绍：王松林是个高才生，局里本打算留在县里一中；二中只有初一级，本年度不需要物理教员。但王松林听说二中缺生物教员，局里又物色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便去找局领导，毛遂自荐。他说：他爸爸是植物学家，由于爸爸的影响和熏陶，他自幼对植物学就有浓厚兴趣。局方研究，将王松林分到第二中学，那里既有了本年度的植物教员，又有了下年度的物理教员。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当时，纪文章接过电话，心里高兴得象绽开一朵山丹花。他高兴地说：“嘿，别看山穷路远，可飞来金凤凰啦！大学生，这是人才啊。”人未到，他就对王松林发生了特殊兴趣，甚至虚构出他的相貌、身材、风采。方才，听到

车老板的讥评，他更急于见到王松林了。他是个怎样的人？金银花有什么吸引着他？……纪文章，这位做过五年小学校长、四年宣传部理论组组长、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打过多年交道的人，这位因创业有方，成绩卓著，有气魄、有学识、有口才，名震全县的人物，此时竟犯起“单相思”了。

打发走四辆马车，不见王松林的影子；吃中午饭，不见王松林的影子；午休之后，王松林仍是音容杳然。纪文章沉不住气了。他在校门口徘徊着。獐狸泡子离村子有六七里远，那儿荒草漫漫，林莽片片，他莫不是迷路了？……怪人！哪象个报到的样儿！

纪校长立刻找来苏金，派他到草原上寻一寻。苏金恭恭敬敬地站立，欣然应诺，顺着护江大堤急匆匆地向南走去。

2

苏金看上去有二十七八岁，高等身材，面容丰腴而白皙，漂亮得象一位标致的女人。他五六年毕业于省师院音乐系，分到一中工作。今春，他获悉在偏远的金银花乡建立第二中学，就三番五次找局领导谈，一次次地写申请书，请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局领导很感动，批准了他的要求。苏金决心在这里干出一番成绩。一报到，他就给纪校长留下了一个好印象。旧社会，苏金的父亲开着一个不小的店铺；现在，他家的生活在整个县城里也属于上等。但看上去苏金是个节俭的人，盖的被子是一床半新不旧的蓝地麻花被，褥面是褪了色灯芯绒的，面盆也已用过多年，几处珐琅质已经剥落，缀着锡焊的痕迹；他上穿褪了色的绿军装，

下穿蓝色劳保裤，脚蹬青色帆布圆口鞋。纪校长曾经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他很可能是一个在政治上工作上力求上进、有抱负有志气的人。

此刻，苏金正朝猗狸泡子走去。对纪校长的派遣，他内心里很不以为然。但积习使他从不去违拗领导的意图，虽然他明知这是个糊涂差使。不是么，偌大的一个草原，去寻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岂不象大海捞针一般？况且，金银花不是风云莫测、旷无人烟的戈壁滩，不是虫豸横路、残匪穴居的十万大山，哪里便会迷途失踪，险遭不测？当然，苏金完全体恤纪校长的良苦用心：他爱惜人才，思贤若渴，急于将自己的关怀送到王松林的心坎上。因此，他情知毫无寻找的必要，但还是乖乖地从命遛一趟腿。自幼，苏金是受过严格的“苏氏家训”的；多年来，社会这部大百科全书，耳濡目染，他也翻阅了几页。他深知唯命是从的好处。

.....

糊涂差事糊涂应酬。苏金来到猗狸泡子岸边，四下观望了一会儿，没见一个人影儿。他耸耸肩头，嘲讽地一笑，趑向西北，沿着嫩江岸边的毛毛道，朝白沙渡口走去。那儿江面开阔，水势平稳，是荡舟畅游的场所；渡口左右，柳丝依依，绿浪闻莺；附近一棵大榆树，干粗三围，枝叶繁茂，荫蔽方丈，是纳凉憩息的佳处。他决计到那儿稍事消遣，便回校交差。

良辰美景，使苏金勃发了几分豪性。他亮开喉咙，练一会儿嗓音，唱起一支流行歌曲：“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他的歌音是圆润动人的。可突然间，他二目圆睁，张口结舌，惶惑羞惭地停止了歌唱。他发现前边不远一片菜地里，一伙社员正在锄草，两副牛犁慢腾腾地耕耘。入大学前，苏金曾是金银花小学教员，深知这里虽是花繁柳盛之地，但不是温柔富贵之乡。歌吟玩赏，被视为闲散人物轻狂的勾当。况且，听吆喝声，看背影，他

分明认出一位赶犁老头是艾福昌。不知从何时起，他对这位农民老头产生了敬畏。他仔细观瞧，见铲地的社员谈谈笑笑，没谁发现他。他坦然了，决定去拜见一下艾福昌老头。

艾福昌老头五十岁挂零，黑红脸膛，体格硬朗，下颏上疏疏朗朗地钻出十几根美观的鲇鱼须。看他闷葫芦似的嘴巴，身外万物不入眼的气概，便知他是位心地高强、性格孤傲的老头子。他没儿子，有人背地里骂他“绝户”。但有两个如花似玉、绰约超群的女儿。他没有“无后为不孝之大”的自卑感。在人堆里倒常常是大摇大摆，旁若无人。此时，他将牛犁歇到靠近白沙渡口的地头上，牛吃草料，他吸烟。

苏金走到跟前，慢慢哈下腰，恭恭敬敬地说：“这不是五舅么！你老身体一向好？”

“唉？”老头从口里拔出烟袋嘴，斜眼瞄着苏金，纹丝不动，“你找谁？”口气又冷又冲。

“五舅，您老不认识我了？我是苏金。六年前我在中心校……”

“唔。”老头大约是记起来了，但并未站起身，“你是苏老师，演小二黑的那个。”

苏金脸上微微泛红，忙说：“什么老师！我是你外甥。”

“非亲不叫舅。中间咋个过码？”老头慢腾腾地站起身。

“县城里有位艾铁匠，那是我亲表舅啊。”

“哎呀，啧啧，我扯不扯！你不说，我哪知道。你这是……”

“我调到咱们中学来了。”苏金接着便亲亲热热询问五舅母的身体，生活状况，庄稼年景……苏金话题一转，刚问了句：“我艾敏大表妹还在杨柳村小学工作么？”忽然发现老头那双鹰隼般的眼睛，射出一股惊怪、冷峻、鄙视的光。苏金暗暗吃惊：莫非自己问得不相宜了？可又分明发现老头的目光射向白沙渡口，与自己

无关。他立即回转身，见一位戴宽边黑框眼镜的人，悠然自得地抱着一束花草，大步大步走上岗子来。苏金暗暗打量着来人。只见他：蓄一头乌黑浓密的背发，微黑方正的脸膛，上穿府绸条格衫，下穿蓝色凡尔丁毛料裤，右臂上挽着件银灰色毛料中山装，器宇轩昂，气度不凡。苏金想：来人莫不是王松林？他悄声问：“五舅，这人你认识？”

“鬼知道从哪儿飞来只花俏鸟！”老头气哼哼地咕噜着，不管两头犍牛吃草料吃得正香，生拉硬扯套上箍嘴。

来人走近，苏金含笑地瞅着他手中的那束花草，搭讪着：“同志，从哪儿来的？坐一会儿吸棵烟啊。”

“中学离这儿多远？”

“不远，上去岗子就看见了。您是……？”

“我叫王松林，到中学报到的。”

“噢！您就是王松林同志！”苏金高兴得跳起来，一把攥住王松林的手，“纪校长派我来接您，我从中午找到现在，獐狸泡子、黄榆岭都找遍了，一直找到这里。真是不期而遇，太好了！……哦，对了，我叫苏金。见到你我很高兴。”

“谢谢，谢谢。我洗了个澡……真对不起……”王松林见旁边还站着位朴朴实实的老农，客客气气地说：“您老耕田哪！这白菜长势不错。是什么品种？大青帮还是……”

艾福昌老头眼不撩，头不回。王松林一句话未了，老头一提犁，一挽缰，磨过犁头，喊了声“驾！”朝里套犍牛猛抽一鞭，扬长而去。

王松林窘迫地望着老头的背影，赚了个大红脸。

苏金微微地眯起双眼，和悦地笑着：“老头脾气倔，你不要介意。你怎么坐马车来？坐客轮多方便。”

“草原这么美，我顺便兜兜风。”

“草原上的花儿更美！”苏金将鼻头贴近花束闻了闻，现出十分喜爱的样子，“温室里的花虽然娇艳，但没有野生花草刚劲顽强。白居易赞美古原草。鲁迅先生也写过散文诗《野草》。可惜你并没采到草原上最美的花儿。若是你有这种雅兴，改日我愿做你的向导。”

“在我看来，地球上所有的花儿都是美的。枯萎的花儿也是一种美，它以自己的死亡来换取新生。盛开的花儿是欢情的美，死灭的花儿是悲壮的美……”

“哈哈……”苏金望着王松林那古板认真地神态，轻松而柔和地笑了，并且摇了摇头，表示结束这种谈话。

这时，铲菜地的社员已涌到地头，或伫立观瞧，或指指点点，或嘁嘁喳喳。其中一位脸色黄胖的中年妇女，竟然边扭边唱起来：

李二嫂坐闺房，
三更坐到大天亮。
腮上泪，一双双，
思前想后恨君郎。
鸳鸯枕丢一旁，
家花哪有野花香。……

哄笑，在田野上飞旋。

王松林惶怵地回头，望着地头的社员们，如芒刺在背。苏金冲着社员们微微一笑，又轻轻推了王松林一把：“走吧，咱们走吧。”

他们朝学校走去。王松林心里有些闷闷的。

他问：“他们为什么要笑？难道我……”